

學 滙

第 一 百 三 十 二 期

學 滙

日 八 月 三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

自 由 交 愛 論

(續)

老 梅

△ 男 女 問 題 討 論 之 五

二、「交而不愛」——「自由交」，當結婚不自由的時代，兩個男女，平素並不相識，由父母作主，中間再加些媒公媒婆，牽綫，動拉到處，還要說多少好聽話，甚麼「天定良緣」，「天作之合」，對於男女，但說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印板的道理，以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的陳腐而及浮泛的條件，還夾着金錢在裡面，公然是買賣交易。問名納聘，便是先給定銀，換帖送禮，便是憑契交價，媒人是經紀牙子，男子是買主，女家是賣主，女子是豬仔是貨物，所以女兒有「賠錢貨」的稱呼，親迎是取貨，廣東有吃猪頭一說，滿州亦有報喜說，所謂新紅問題，曾引起生理家研究，實在是沒道理的事，在他們便是驗貨說，試像這樣辱污女性的結婚。還要行麼？這樣不自由的交合，還有甚麼愛情？這絕說不到自由交而不愛的程度，自由交，只是男女偶因性欲的發洩，不可遏抑，而適邂逅相遇，不妨各通我願，一交即別，更無戀愛情形，才是和悅的這個程度，若男子以洩衝欲，用金錢買妓女一宿之交，不問妓女的願意不願意，一方自由，一方不自由，也說不到自由交。尚有一種因病而相交的，聞有女子，得雙足浮腫病，百藥無效，每與男子一交，即愈。丈夫死後，女新寡而病又發，乃告其女友，請女友之央，與之交合，女友夫不肯，女泣請，友夫乃從其言，一交果愈，但男女絕不生戀愛問題，這也算比例，或曰：「自由交，未免是提倡獸欲」，上例便可破此妄言，因治病而求交，何獸欲之有？至所謂性欲發洩，實乃特別場合，如遠避他鄉，久離伴侶，忽有所遇，如「有寡婦見饑夫而欲嫁之」的情況，或如蘇武手過胡婚的情形，惟兩人須雙方合意相交，即證明不是因愛情而有，此事，也不要緊，然有時因此達到——

三、「因交而愛」——「自由交愛」——的程度，舊式夫婦，也有此一類，本

不相愛，但因相交已久，所謂「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似海深」的謠語，還有「三年能煖熱了冷石頭」一說，便是因交而愛的證據；惟尚不完全，只可以叫做「不自由交」而愛，夫因不自由的接交，尚可以對相愛程度，更可證明因自由的交，能至於相愛了！兩方男女都有「合辦頭」一說，合音葛甲反，讀如始，有書為軌者，大有自由交的風味；但其中一種看報力金錢四字，一及麪包問題，便不然而了。因婦女等以所合的「男辦頭」，誇示於人，曰：「我合了個個老爺或闊老板」。男子也有時以所合的「女辦頭」，是有錢的少奶此等為得意，並力謀財富，以進辦頭，全是下流了，然也有由性欲相交合，辦頭合的很長久，到永遠相愛的程度，便合此例了！惟因交而愛，愛的來源不真確，終有些可疑的形跡，所以「合辦頭」長久的很少，但他們自由交自由離的情形，很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合辦頭」總是兩人對講清楚，當中不要甚麼索線的，且各不限定一個「辦頭」，各不相干涉，也很合自由程度；惟「辦頭」一多，便要減少愛的程度，所以不是理想男女愛情的極致，理想的只有一種！

(未完)

俄羅斯大風潮

克略·伯著
獨立之個人譯

巴枯寧之晚年，常居于瑞士，為萬國無政府主義最熱心之主幹。一八六九年，巴氏開社會民主黨同盟會，隨於是年解散。一八七十年九月，巴氏于里昂司謀舉革命，獲第二之帝國，又不成。哈格萬國國會開會之時，巴氏為馬克斯黨所屏逐，不舉入會。巴氏一生既過勞，至晚年精力衰耗，一八七六，卒有瑞士之本那城。

巴枯寧著書一小冊，名曰「神及國」其友人加斐婁及愛李碎，勒

克略斯序之曰：「巴氏之思想極強，其志定，其心力堅固，百折而不可撓也」。常人平居議論慷慨，一遇失敗，輒必心垂首，不復有生氣。其故為何？蓋因思想極弱，其志不定，其心力隨故不能發展人也。之光寵名譽，而常易為外遇之所屈。壯哉！巴枯寧其思想極強，其志定，其心力愈固，巴氏之朋友及仇敵莫不知，巴氏固俄羅斯帝國之最高貴族也，乘富貴如敝屣，擲身組織世界最榮耀之革命社會，為天下倡，脫盡巴國自古遺傳之一切惡習陋俗，棄盡巴身固有之私利，以求其理想中之快樂世界，併一己微渺之身，與世界等等險惡搏戰，若因虜流放諸難，莫不備嘗之。「患難避我，我不遇患難」。蓋巴氏以患難為己身不可須臾離之良友，己身須臾離患難是若好色者之之離其愛妻，好貨者之失其沃產也。

其序又曰：「人莫不無恒業，巴枯寧者，蓋以革命為恒業者也。」巴氏在俄羅斯時，可與學校之學生共革命，在德意志與德累思智之黨徒共革命，在西伯利亞與共同與革命被放虎之同胞益親，在亞美利加，英倫，法蘭西，瑞士，意大利交接其國之志士，凡有奇想高蹈之人，巴氏莫不識之。巴氏之宗旨既定，輔之以火熱如沸之口辯，百折不同，以傳播其主義於四方。氣象尊嚴迫切，生活力強盛，凡世界上革命黨人，皆欲得之以助成功，雖革命黨目的方法與巴氏或稍不同，然莫小愛敬巴氏。巴氏實革命世界之大明星也。方其擊畫革命大計時，或累終夜不睡。由是可見巴氏之天才，固優於常人哉。巴氏所著者，惟「神及國」一小冊耳，人或批評之，巴氏應之曰：「我之生命固極微小，我所著書，焉得不亦微小」。嗚呼！世人之溺於俗倫生苟活，不敢冒大險，發大難者，皆由其視一己之生命太重大也。巴枯寧謂其生命本當微小，故能輕生犯難，與歐羅巴無數之風波，加歐羅巴無數之助力。巴枯寧乎！巴枯寧乎！公苟為吾願投五洲億兆之人民而共鑄茲

性質也！

巴枯寧之社會主義，最宜爽快之主義也，是為革命社會主義，而以唯物論為之基，割離一切推源上帝之名義，割離一切外部之威權，若君主之權，若外部之威權也。其所著之「神及國」有曰：「所謂人之自由者，惟服從自然之法律而已。自然法律者，人人自有之，而自熟知之，非由外強我也。人之生也，莫不即具有自然之法律，匪得自神，匪得自他人，匪得自多數人，匪得自個人，惟提出自然法律為第一宗旨，則一切之自由問題可解也，不明自然法律之義者，不足以言自由。人莫不自知其自然法律，且勢不能不順從之，何也？蓋自然法律者，乃生人固有之法律，世界所需之政治機關，若行政，若法律，若外來之事，自然法律之理明，則外來之事，皆可不用。」

【未完】

資本制度與集產主義

太一

由此看來，集產黨既知道現在國家的罪惡，却不會深入搜索國自身的罪惡。他們迷信最後的分拆，生產者消和費者同為一人，而忘却生產者掌握政權時候，已失却真正生產者的資格和面目，自居於消費者的地位。當勞動者受資本階級壓迫時候，固是一個忠順的弱者，然而我們絕對不能以他們失勢時的狀態，斷定他們得勢時候之不同樣的壓迫他人。克魯泡特金說得好：現在教育，國數，相保護佃土種種大權，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舉土地，礦山，鐵路，銀行，保險等等給了他，誰保國家的專制，不較現在還利害？「我們的首領，誰保他們不變了拿破崙或世凱？試問那裏有資本在私人掌握的毒害，比資本集中在國家掌握的毒害，少的道裡呢？那麼，如果像他們所說，難道

大資本（資本集中在國家）的罪惡，少於小資本（資本在私人手裏）的罪惡嗎？我恐怕無論什麼人，都沒有這樣說的。

再就工團管理方面言：也可以看出集產主義的缺點。簡直和資本制度沒有兩樣，雖素曾有極痛切的批評說：

受建設的本能所靈敏的工作，即使困難，也覺着滿足，因為這個努力和狗逐野兔的努力一樣自然。現在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缺點，就是為了賃銀而做工，抹煞創造的衝動，為賃銀而做工的人，關於他所可作的，沒有選擇餘地，祇是聽從雇主的命令。……但這個缺點，換了國家社會主義還沒有除掉。在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國家是雇主，勞動者對於他們自己的工作，差不多仍舊不能管理，和現在一樣，他們所得管理，是間接的，要經過政治機關的，所得相應的補足，是狹輕微而且迂遠的，到了那個時代，恐怕沒有自治，反增加了相互的干涉。」

集產主義者把一切工業委託官吏經營，結果一定要使勞動業受盡一般官僚掠奪，壓逼的痛楚，而且適合於機械業的勞動條件，與生產者許多的障礙。

四

總之，我們固然不將資本制度推翻，而由得到自由平等。但推翻資本制度之後，不可建設一個集產主義的社會，因為集產主義，一面推翻資本制度，一面又保存資本制度的基礎——議會制度和雇傭制度。而且把資本集中在國家手裏，便強權分外伸張，所以集產主義，簡直是官僚主義，國家主義，和現在的資本制度沒有什麼分別。他的毒害，不熱不滅少，而且比較現在資本制度，還利害很多哩！然則我們把資本制度推翻之後，應該怎樣？我以為應該像蒲魯東說：「當破壞之後，我們就要建設。」我們就可以把他建設在「共產主義」和「無政

府主義」的名字之上。

☆ ☆ ☆

地獄遊記

(續)

華清

(完)

我到時軍監獄以後，病漸漸好了，同獄的人，與我漸漸親近，常常同我談話，暗自借小說給我讀，他送些小菜給我吃，但手足還是

不方便，直到六個月之後，獄官同我講私情，才把手腕給我去了。可是

一天只是吃飯睡覺，極其無聊，真有「夜長無寐天不閉，日遲獨坐

天籟暮」的感想我在監內住久了，看守由人防備稍疏，我便在監內執

行我師範生的職務，教了兩個學生，一個是逃兵，一個是商店學徒，

因為抵制日貨，散佈傳單，被軍警捉來判了兩年的徒刑，那個逃兵全

不識字，這個學徒還很聰。他常常在監內讀書寫字，又常來臨我讀書

的方法，他說「我如不坐監，一天只是奔忙衣食，那能來讀書寫字？」

我聽了這話，又覺痛心於今日的惡社會。貧窮人全無求智識之機會

，一些所謂的教育家，天天講普及教育，豈不是吹牛嗎？我亦是個

小之的教育家，只會教育本家的孩子，真有點內愧，我便叫他去買水

滸，三個演義，石頭記，和儒林外史來着，學一學白話文字，他又斐

英文，我叫他去買中學一年級用的讀本和文治。每天教他兩小時，學

了四五個月，他便能造句會話了，又那個逃兵從國文讀本第一册起，

每天也教他兩小時，六個月後他讀了七册國文本讀，能寫白話信了，

他們倆時我叫「先生」每禮拜由他們倆輪流供給給十三枚銅子的小菜，酬

勞先生，我想世界上的教育家，再沒有得過這樣大的薪金了！

我常常同犯人們閒談，我覺他們並不是破人。他們的良心，比社

會上所謂的一般上流社的人還高的多。雖然偶然打架口角，只由他們沒

有受者教育，不能說他們是壞。有個姓王的和一個姓呂的，是因盜案

，一同辦了十四年的徒刑，色經執行四年了。姓王的體弱，常常害病

。那姓呂的看照他比兒子奉侍老子還好，她病倒在床，唱藥吃飯，都

要靠姓呂的幫忙。後來病重了，大小便血在床上排洩，姓呂也不報

怨，不懂臭，替他說潔，姓王的因為病重，沒有藥醫治竟至死了，那

姓呂的大哀幾場，好像死了親骨肉一樣。唉，監獄中何嘗是壞！我

想一些大文學家做孝子傳，恐怕還沒有找着像這樣真實的材料咧！

(未完)

罪案

(續)

老梅

高唱滿江紅——勿幕年歲

同虎臣，乘馬出蒲州，趁暮月色而行，正是陰曆十一月十四夜，

將滿的月輪，湧現空際。四野無人，萬木疏冷，高咏岳武穆滿江紅詞，

，至「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兩句，中憤慷慨無韻，因

是年我正三十歲故。虎臣疑我發狂，問我唱甚麼？我說：「唱古人詞

耳。」虎臣說：「我不懂，但覺的很有興味！我們且計畫明天到解州

歇不歇？」我說：「不要歇，直到連城好了！」虎臣家在解州，自然聽

思家的念頭；但也有過門不入的氣概。第二天午後到連城，我聽說見

台余棄已逃，勿幕在道署，便直向那裏去尋他。他見我來，異常歡喜，

於我紹介了陳樹藩。並道：「這是陝西龍君，你兩人可拉同做。

」陳字伯生，是那時將官之一，其人短小精悍，我不知勿幕何以說他

是龍君，大概因他不講究外表的緣故罷！我和勿幕又談了些閒話，會

笑對他說：「你快二十四歲了罷！」他說：「你如何記得？」我說：「項

羽起兵之歲，周瑜統軍之年，如何能忘記！」勿幕不覺大笑，又看道

畫著牆上，掛着一幅畫，畫的是幾條魚，上面題幾句道：「大魚化鰻，小魚化蟹，依舊大江紅樹！」我笑道：「大魚是余誠格，在湖南跑了十幾年，所以說他化蟹了，怎麼也跑了呢？呵！蟹變成鰻字了，驚的十分快，所以說他化蟹了，此詞可作他爺兒兩人的諧語！」勿幕笑道：「你真善附會！你談閒話，看龍奶去，我保護他在女學校內哩！他挺受了些驚恐！」我當下告辭便走，到了女學校，看見玉青，玉青說：「虎臣說你騎着牛來，我問爲甚麼連馬都沒有，他說你騎的馬和牛一樣。」我笑道：「他們稱他作太上皇，自然牛的很！」

(未完)

孤立的藝術家

續

劉開渠

暮野最愛晚時的陽光，與淡淡的薄霧。而對於黃昏西沉的落日也，與晚時的陽光同隸的愛慕，當晨霧密密的罩着大地，東山在這朦朧模糊銀色般的霧裡，波浪似的隱現。小湖明鏡般的沉靜。有時沉靜的水，被突來的微風，吹的起了簇簇的細紋；沒現不定的亮光隨着風方蕩漾。湖邊的曉霧漸消，月兒使漸出東山，平原上一切的空閒東西，也由模糊漸清楚，而全現出。那些綠樹綠草，經過這晨霧的浸滲，更覺得清鮮而美麗。露小在綠草綠樹上，放出明亮的光；微風吹來，景兒顛動；水珠細雨般的密密落下。在這清爽美麗的時候，暮野拿着畫架，愛雪幫他提着畫箱，在湖的兩岸，描寫那青紫的山色，碧青微波的小湖，微黃的平原，藍藍而代白絨般的浮雲的天空。及至光線與初來的時候。有很大的變動的時候，他們拾了畫具，緩緩的回去了。

「有一月多沒有畫美麗的晚霞了」，暮野微笑的對愛雪說。活潑

學 派

伶俐的愛雪接着說：「今天很好，你瞧滿天一點浮雲也沒，至晚上底時候一定，有很好的月光。——————我們去畫好嗎？」愛雪說着這話，兩頰由突滿起，漸漸的暈紅了，這或許是離腦海裏起了特殊地幻想。愛雪又接着說：「到日兒西沉，霞光四射的時候，我們到那大而密長着繁葉的柳樹下，坐在那頂大底一塊石上，來畫；多。好呀！去畫好嗎？」暮野正痴視愛雪嫩而白手，忽見愛雪問他，才欲轉來答覆她底話。愛雪的父親，先暮野而說了，「你們終日是畫，畫起到有多大地意思呢！我今天覺得很快樂，索性跟你們去看看，你願意嗎？」他右手摸着鬍這樣說；暮野接着說：「你老人家，不怕累要去，那我們覺的更快樂，一向因爲你老人家年歲大，比不得我們幼年人底精神，所以沒有邀你老人家一同去過一次。這次你老人家很快樂地要去，我們那有不願意的呢！」

(未完)

劇 並耕記

紫 嘯

(末雜均着短衣同上，場左設捆屨織席器具，末中立，雜四人左右立。)

末(唱)階強分不自然。毒流人類幾千年。從今日，一齊翻舊案。共同生產樂性天(白)俺提倡並耕，已得二君採納，成效可期，今日農事告竣，正好從事工作，弟子們，

雜(空應)先生

末(白)同我捆屨織席可，

雜(空應)知道，

(末在雜場作工。)

五

生(上, 立場右,)唱)行者, 讓並耕讓許。(繞行幾步, 仍立場右,)唱)無爭無鬥盡陶然。(向左指, 復向左注視,)唱)那壁掛, 在欄簾簾那章。許子弟住宅在此間(白)那屋中有人權席相屬, 想必許行在內, 待我叫他一聲, (叫)要先生在家麼,

末(向右注視起身出)(應)在家

生(白)原來先生正忙, 僕特來請教的,

末(白)既承惠顧, 請進室中坐談, (轉向雅)(白)你們去休息一時罷(雅同下)

末(讓生,)(白)足下請進,

生(拱手)(白)擅進了,

(白)請問足下大名, 貴籍何氣, 下顧何事,

生百僕宋國陳相, 因慕先生雅望, 特來晉謁, 望先生不吝教誨啊, (唱)久耳大名如雷貫。特來展拜親慈顏。並耕學說我少見。請將妙論示愚頑。

末(白)原來足下對於鄙人主張, 尙未十分了解, 若論并耕一事, 乃適應人類極自然的生活, 事本尋常, 理非深奧, 只因世人處於羶俗, 忘了各人的本能, 我不過遍師神農, 提倡共同工作罷了, (唱)人類相同無貴賤。同作同享理當然。勞逸不均生大亂。那知道害人的禍種是帶賈。妄分階級罪非淺。

生(急補語)(白)並耕妙諦, 僕既得聞, 但先生詆毀古聖, 先賢, 却與世人心理相悖, 孰不知二帝三王, 制禮垂教, 功德在民, 雖問有不是, 也未可一概抹煞, 僕幼承陳良師訓, 非為墨賢辯護啊, (唱)吾師陳良乃時志。僕弟兄, 相從數十年。他常說, 聖人難出現。名教綱常願宣傳。若不把聖賢作模範, 怕的是中國都要野蠻。

末(微笑)(白)足下所言, 不脫流俗的見解, 那曉得做人的真理,

是要打破偶像, 不做聖賢的奴隸啊, (唱)吾人類都具此四肢和五官, 權利義務無輕軒。論人格, 原沒有貴賤。可恨聖人逞強權。制階級的罪孽, 真非淺, 斷絕平民幸福源。勞心者治人, 官高顯。勞力者被治淪九淵。甚麼王章和法典。無非是野心家摸的鬼圈圈。名教綱常更妄誕。把世人弄得像狗頭。聖人本為貴族作保險。你看那從來不勞而食的天子諸侯, 公卿大夫, 誰個不春秋致祭, 湖望降香拜聖賢。贈他遺禍很久遠。你看這, 春秋戰國的五霸七雄, 爭城爭地, 殺人鬪野, 那一件不是聖人, 送惡因緣。令師陳良見護短。算不得北方學者先。到而今聖人的信用將破產。我故把重重黑幕揭穿。

生(白)聖人的罪孽, 僕實無可置辭, 但先生主張並耕, 勢必強人以百工兼備, 事實困難, 恐不易推行嗎, (唱)以鐵耕耨以釜鑿。條件自備多困難。一個人的精力原有限。百工焉能一身兼。

(白)並耕之說, 是要打破勞心勞力界限, 反對不勞而獲的人, 並耕無分工治事的呀, 吾人對於勞動, 既才強各盡所能, 那有相強之理, 足下未免以文害辭了, (唱)勞心者貴勞力賤, 貴賤階級太森嚴。行并耕既是各人盡能幹。分工治事有必然。

生(唱)許先生層層解說無遺憾。使我心中釋疑團。自恨鈍根尚道晚。從今後, 願以人羣把力宣。(白)僕受先生指導, 不覺茅塞頓開, 願到門牆, 得勿見拒否,

末(白)好說了, 足下一言頓悟, 實是吾道中人, 既具如是熱忱, 自當引為同志, 共謀進行, 但彼此討論已久, 未免飢渴, 足下不必客氣, 就在敝處一飯何如,

(白)叨擾了, 生末起身對立

(白)正是(詩)漫天撒下自由種,

生(詩)佇看齊開燦爛花,

(對笑)哈哈。(同下)

(完)

木皮子傳

(續)

再說大唐建國。氣象何等的輝煌。體統何等的冠冕。傳至二十一年。本國三百餘年。也不敵不好了。只是一件。且聽在下將他那個常關關。排說幾句。並稍五代。過手接入大宋金元。

大唐傳國二十輩。算來有國却無家。先亂了宮人挾着他老。只開手這一着鞭就大差。玄武門殺了建成合元吉。雖是他倆的不是可也難牙。只爲着熱騰騰的江山好過活。全不念一母同胞兄弟哥。後宮裏四百宮人放出去。倒把個巢刺王妃做了渾家。不轉眼則天戴了冲天帽。緊接着沒志氣的中宗又是個跋扈。唐明皇雖然除了靠后的亂。他自己的肝腔也難把口。誇。洗錢錢親自遞在貴妃手裏。赤條條的個祿山學着打哇哇。因此上碼山賊子坐了御坐。只有那殿下。糊糊搗了他幾搗。從此後朱三家爺們把人倫滅。殺老賊還是的小腿。沙陀將又做了唐皇帝。十三太保亂當家。石敬瑭奪了他丈人的登。倒踏門的女婿靠着姪娃。李三狼的漢子又做了劉高祖。咬腭卸骨極太也軟匪。郭雀兒兵來還不住。把一個後漢的江山又白送與他。次後來郭家的家業落在他妻姪手。那柴世宗縱他驍兵變道的是禪了位。可不知道柴家那孩子他曉得甚麼。好漢手的黃袍披在脊梁上。他還要失驚打怪的弄那些狡猾。有大志說出真情話。撒氣的筒子吃虧了他。又勸信着太后把江山讓。那怕那獨影搖紅不成個死法。二支承襲偏他與旺更可憐那長大的個

學 匯

痴兒活活嚇殺。你看那處在兒孫有報應。五國城捉去的魏家根芽。三百年倒受了二百年的氣。掉嘴頭子文章當不了厥殺。滿朝裡咬文嚼字使乾了。全不想那半個江山是怎麼教法。更可恨十二道金牌害了岳武穆。也是那講和的老賊他不打死蛇。眼看着好端端的個杭州又失了守。可憐他擔頭折盡江南花。空使個文丞相脚不着地全沒用。就是那陸秀夫死葬魚腹當了甚麼。也是那宋家崇備重道三百載。天遣下兩位忠臣來幫他。說不盡古往今來興廢事。你看那一個漢魏唐陵。是捷驕。

在下只道兩片嘴。又把這六七百年的英君賢相武將文臣。盡天動地的事業。與王圖霸的勾當。生前的金甲玉印。死後的白骨黃塵。一氣算來。幾句道破。列位老東主。在下只八個字。還是欺欺怕硬直死歪生。這正是。

世事茫茫不可論。金家欺宋元家又欺金。兩對股子文章不差一字。就像那打散子的湊巧衝了個正盆。你看那二王被執奔城去。那嘴臉活現就是宋徽欽。剪斷截說的到了順帝。逼反了些河夫才盡起紅巾。黃覺寺裡出好漢。英烈歸心扶起了真人十八位豪傑齊效力。才駕幸南京掃蕩了煙塵。一萬樓愛民是聖主。只一件祖顏無情殺了些功臣。安排着一統太平把山河圖。又誰知橫禍出在他的本門。長子早已自然該孫承重。那番肚子燕王爲甚麼謀了幼君。他八十四回家剛饒了命。到於今骨殖渣子也沒處去尋。方孝儒就是他自作孽只該自己受。那朋友又是他的甚麼親戚死守濟南府。也只是爲着老主成的恩深。你就是各人的私心殺了他也罷。又怎麼一把雙女孩兒打落在埃塵。你看那老皇帝當初犯余關。就是人家的忠臣他還關心。可怎麼發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的一家人。有一口金枝玉葉風吹散。那報應還在他的龍子合體孫。爲

七

甚麼說到中場便住了手。只怕那總書的鐵打心腸也拭淚痕。

西江月二首

無事消閒扯淡。個中滋味精酸。中古七萬九千年。一雲飛鴻過眼。
幾陣粗風驟雨。到處虎穴龍潭。爭名奪利鬧機關。夢醒南柯吃閃。
日暮西風滾滾。大江東去滔滔。夜來今朝又明朝。舊地青春去了。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英雄。龍爭虎鬪漫勞動勞落得後人談笑。

原跋

木皮着鼓板也。嬉笑怒罵之具也。崇禎末年先生以明經傳家。爲
縣令。遷都卽削革後。高尚利出。行年八十。笑罵不休。自曲阜移家
滋陽。閉門著書數十卷。木皮之子嬉笑罵。有憤心矣。鄉人多不解。
有沛縣閻古古。諸城丁鑿。爲手訂付其子。蓋閻丁當時。當往來
其家云。

按此本向有傳鈔。脗炙人口。而大同小異。外有太師鞭適齊章
平歸一篇。已借人桃花扇中。蓋木皮先生。以前代逸民憤。結
於中隱。姓理名。一鼓一板。遊遊城市衢巷間。信口成文。與
屈子離騷遷史記同一抑鬱而發爲不平之鳴。使聞者歎歎悲感
有心者各錄其稿。故詳略不同。前兩序爲子曾伯祖導亭先生諱
口口作。先生雍正癸卯拔貢高才絕學。終身不第。抑鬱以終。
曾因事逮繫。其悲憤之氣。有不覺益於楮墨者。所著詩古文詞。
經義韻學。已刊望奎樓全集今板已灑滅大半。未刻者有註釋
奇門煙波與歌籌書。其治河一册。則采入經世文編矣。諸城
野鶴先生所著十餘種。亦尙有藏本未刻者。惜皆未視其全。同
治戊辰閏月。曠視山房。竹石主人附識。

(完)

出版介紹

農民之友出版通告：

本社所刊行的農民之友，現已出版。凡愛閱的朋友們，祇須攜下
郵票一份，本社便可寄奉。

中華農村運動社啓

北京東城門雞坑八號

小通信

朋友們：從前我捐在通信圖書館兩種書：華裝社會主義史，紅皮
白字華裝無政府主義釋言。如今在誰手裡，我要盡致，請
借我一用。

星衫

子歸：央你將近况示我，并請將前在皖所存之書寄下。來件可交恣
三轉。

弗人

千一：我寫了好幾次信給你，怎不見覆？莫非作有他變嗎？

今利

非必：伊們所誤的事，切莫理會！

五人

朋友們：你們想讀「自由」時，可向安徽無爲縣小東門外同志莫君君
那裏函索好啦。

有聯